

書用學大

中國哲學史學書用新編

勞思光著

三民書局印行

史學哲國中編新

(二)

著光思勞

行印局書民三

中華民國七十年一月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增訂初版

◎新編中國哲學史(二)

基本定價肆元

著作者 励思

光強

劉

振

發行人 劉振

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政劃撥九九九八號

號〇〇二〇第字業圖版局證記登局聞新院政行

導言・總論中國哲學之中期

一附論漢唐文化問題

(I) 釋「中期」之意義

本書第一卷論述先秦時期之古代中國思想。此時期即可稱爲中國哲學思想之「初期」。本卷則論述由兩漢至隋唐之哲學思想；此時期即稱爲「中期」；至於宋代至明清則爲「晚期」，屬本書第三卷。

中國哲學史成立較晚，不似西方哲學史所採分期標準，大抵有成例可循；於是，哲學史作者只能依一定理據，自提分期之標準。就多年來已刊行之中國哲學史著作而論，馮友蘭氏之書，獨以「子學」及「經學」爲區分，於是中國哲學史只劃爲兩個時代。其理據不過以「開創」與「發揚」對分而已。如此分期，似嫌過簡；且對於中國佛教思想之特性，漢宋儒學之不同，皆全無照顧，未爲妥善。胡適之氏雖首倡中國哲學史之研究，然其書僅有上卷，續文未成，因此其分期標準如何，殊難測知。此外，如范壽康所刊印之講義，則純以朝代爲區分標準，嚴格言之，非分期之法。此外，又有依學派而劃分者，即將

中國哲學思想分爲「先秦諸子」、「兩漢儒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等。此似較爲妥善。然魏晉玄學與早期之中國佛教思想同時，而中國之佛教思想，亦不始於隋唐；畢竟哲學史之分期，與學說之分派不能全同；蓋分期不能不重視時間意義，同時之學派只能歸於同一時期也。因此，本書雖在論述學派思想時亦採用類似之劃分，然另提三期之標準。

此一劃分之理據，在於此三時期中國之哲學思想基本情況不同。就初期而論，此時期乃中國哲學思想之「發生期」。各家思想承古文化傳統，兼受當時歷史因素之影響，紛紛出現。就地區而言，有南北古文化傳統之異，於是儒學興於北，道家興於南，就社會而言，則墨子之說，針對下層民衆之需求；韓非之說，純謀統治者之利益。其間變化分合及理論得失，皆在第一卷中論之。

中期包括兩漢至於唐代。此時期中，一面有古學失傳之問題。僞書迭出，譏諷風行；儒道之言，皆喪失本來面目。另一面又有外來思想侵入之問題。佛教各宗教義先後傳來；中國哲學思想，一時皆受其支配。此時期可稱爲中國哲學之「衰亂期」，亦即本卷論述之對象也。

至於宋代以後，則儒學力圖重振，一面抗拒佛教之影響，一面擺脫漢儒傳統之糾纏，遂有宋明之新儒學出現，然此一思潮至清代而大衰。中國哲學思想又呈僵化之象。故「晚期」乃一由振興而轉入僵化之時代。此中演變甚爲繁曲，未易以簡語形容之。本書亦直稱爲「晚期」而已。

以上略說三時期中之中國哲學思想之大致情況，其特點甚爲凸顯，則本書所用之分期理據可明，而所謂「中期」之意義亦可知矣。

以下當先對本期中國哲學思想之演變歷程作一概述，然後再附論漢唐文化問題以作補充，而結束此導言。

(II) 本期中國哲學之演變歷程

自兩漢至隋唐，其間各種哲學問題之起伏變化，頗為複雜；本卷各章當分別析論之。但此一時期作為整體而言，又有「衰亂期」之特色；其所以如此，則與此時期中哲學思想之大趨向有關。本節概述中國哲學思想在「中期」階之演變過程，目的即在於對此種大趨向作一說明，而不涉及特殊哲學問題之討論。

戰國末年，法家之說通過秦政權而實現。於是，在政治上，有秦帝國之統一局面；在哲學思想上，先秦諸家爭鳴之局亦告結束。秦之施政以防止舊勢力復活為主，故極力破壞已有之文化傳統，以求鞏固自身之統治。此中實無正面理想可言。然以鞏固政權為最高目的，亦正是韓非思想之特色；則秦政權以法家思想為指導原則，實不待辯也。

在此政權下，學術思想之衰落，勢所必然。秦火燭後，講學挾書之禁，人所熟知。及至秦漢之際，咸陽被焚；官府藏書，亦遭毀壞。於是，漢興之時，先秦學統大致已絕。新學統更無由突然建立。中國之學術思想遂進入一大混亂時代，而中國哲學之衰落亦於此時開始。

此種衰落乃一大趨勢；就不同階段着眼，則每一階段中又各有特色可說。

先就漢代而論，漢代哲學思想之衰亂，有兩大特徵。其一為「混淆」，其二為「偽作」。

漢初，高祖呂后皆不解學術思想；而其時世亂未止，亦無發展學術思想之良好環境。文帝以後，天下粗安；政府廣置博士，以治經學。自表面言之，似是一學術昌盛之局面。然揆其實，則各經師之學，

已大失孔孟本旨。蓋戰國以來，古文化傳統早有交流混合之勢。秦漢之際，古學既漸失傳，思想之混亂尤甚。南方道家之形上旨趣，燕齊五行迂怪之說，甚至苗蠻神話，原始信仰等等，皆滲入儒學。以致兩漢期間，支配儒生思想者，非孔孟心性之義，而爲混合各種玄虛荒誕因素之宇宙論。等而下之，更有譏緯妖言，流行一時。觀董仲舒之倡「天人相應」，盛談符瑞災異，以及夏侯氏據尙書洪範以作預言，可知其大略矣。

思想混雜之結果，使中國哲學思想退入「宇宙論中心之哲學」之幼稚階段。另一面「僞作」叢出，又益使先秦思想真義不傳。漢代初期，以書簡流傳絕少，漢廷乃徵求遺書。因之，遂有造僞書以上獻之惡劣風氣。其中影響最大者，乃取某種文件資料、僞託爲聖哲之著作。如爾雅託於周公，易十翼託於孔子，禮記中大學一篇託於曾子，中庸一篇託於子思，皆其最著者也。此類文件所僞託之作者，皆儒家最具權威地位之聖賢人物，於是俗儒樂道其書，學者亦尊信成習。其影響直至唐宋而不改。而孔孟心性之義，成德之學，反爲此一套僞作文件所掩。此中國哲學史一大關目，固不僅爲中期之大事也。

由於漢代儒者，以言儒學爲名，而以倡混雜之思想爲實，所據經籍，又常眞僞不分，故心性成德之學大衰。至東漢時，中國心靈已極度空虛。印度佛教入侵，中國思想界遂無抗拒之力。

與漢代相比，南北朝及隋唐時代中國哲學思想之衰落，則以受外來思想支配爲特徵。然自東漢末年至魏晉，又別有談玄之風。此即所謂「魏晉清談」或「玄學」。此種玄學或玄談，既與漢代經生之傳統思想不同，又與外來之佛教思想迥異。其流行在魏末晉初最盛，至南北朝而漸衰。其立說則表面以老莊爲依歸，實則先與儒學相混，後乃轉爲佛教徒所利用。本身固是最雜亂之思想傳統，其所以興起，實作爲中國哲學衰落之副產物而已。

顧此副產物亦有其歷史意義，即代表某種「過渡期」是也。兩漢思想之粗陋，不能引導哲學思考之進展，亦不能滿足價值意識之要求；然終非受外來思想支配者。南北朝以降，以佛教理論為主之思辯，遠較兩漢之說為精；但基本上受此印度傳來之思想支配。而魏晉玄談則欲補兩漢思想之闕失而未得其道，但仍能不依託外來思想或理論，故恰代表一「過渡期」。

魏晉玄談涉及老莊之詮釋，易經之論述，以及才性問題之探討等。大致言之，理論成就甚少。其主要人物之言論皆在後章另有析論。此處但點明其歷史意義，以清眉目。

晉室南渡，所謂「南北朝」時代即開始。而佛教支配中國思想之形勢亦逐漸形成。佛教雖在兩漢間已逐漸傳入中國，其初固未能影響中國哲學思想。至東漢末年，國人猶以佛教與禱祠之事並論；所謂「浮屠」之教，蓋視為神仙方術一流，未嘗深究其教義及理論。三國西晉，譯經稍多；始漸有理論研究之傾向。南北朝時期，道安、鳩摩羅什等人先後興起，影響所及，遂使佛教教義講論日盛，流傳日廣，終成為哲學思想之主流。此趨勢至中國佛教三宗於隋唐間先後成立時，遂達高峯。而自秦漢以來，中國哲學思想之衰落，至此亦可謂告一段落。本書所涉之「中期」階段，即以隋唐時代為終點，蓋衰亂後之重振，已屬「晚期」之事矣。

若以南北朝與唐代相較，則大同之中又有小異。蓋佛教乘中國心性論之衰而得佔據中國思想之主壇，由於其教義強點之得發揮；然佛教雖能立「主體性」，因而能建立獨特之心性理論，其說又別有一限制。當佛教在中國流行既久，此種限制逐日漸顯出，於是，其教義之弱點亦不可掩。結果導生唐代反佛教之思潮。此又是唐代哲學思想之一小潮流，為南北朝所無者也。

此所謂佛教教義之限制或弱點，簡言之，即其「否定世界」之精神方向。佛教教義之能透顯「主體

「自由」，固無可疑，然其「自由」，僅屬一種「靜歛」之自由；故對世界取捨離態度。自小乘諸說至大乘之真常教義，雖似步步建立不捨衆生之說，然彼岸爲覺，此岸爲迷；此中界限絕無可除之理。世界爲無明所生，衆生爲業識所縛；一切說法修持，總以渡往彼岸爲究竟宗旨。「不捨衆生」只就渡化而言，非謂此岸本身有何價值也。此義就佛教內部而言，亦不引生理論矛盾；然面對文化生活而言，則其爲一大否定，則無可辯。蓋世界之「有」，本身既視爲一迷妄活動之結果，則此世界中之衆生，唯一大事即離迷妄之此岸而歸向彼岸；在此世界中絕無可實現之價值。於是，佛教徒面對此世界，除念念求捨離外，只能隨世法而方便應付，不能亦不願在此世界中有任何建立。所謂「否定世界」，即取此義。

佛教發展至隋唐，已佔據中國思想異之主壇；而其影響所及，遂使人對現前世界一切問題均不重視。而就文化生活一面看，制度風氣等等文化問題，均無人以嚴肅態度探求。進而言之，佛教勢力本身在此世界中之存在（不論其教義所指向之境界如何），亦轉而引生種種社會問題。此種情況至唐中葉後而益顯。於是「否定世界」之精神方向或態度，本身遂成爲一種病源（此「病」自指文化生活中之病而言）；關心此類問題者，遂不能不由反對此種「否定世界」之態度，進而反佛教矣。

唐末思想界已有韓愈、李翹等人先後排佛教。其流風至北宋而大盛。日後宋儒之反佛教，大抵皆以「否定世界」一點爲抨擊對象。此固與佛教教義本身之限制有關，非偶然之事也。

宋儒之學說，屬於本書第三卷範圍，不在中期思想之列。然佛教發展之結果，使此種趨勢醞釀已熟，則在本卷析論佛教教義時已露端倪。而此一思想趨勢，因起於唐代，故順及之。

總觀本期中國哲學思想之演變歷程，其大致脈絡亦甚明顯。最初有漢代儒道思想之變質變形，其後內有清談之興起，外有佛教之入侵；最後，佛教佔一時優勢，而其教義之限制亦喚起自然應有之抗拒思

潮。而中國哲學之衰亂期亦至此爲極。迨宋儒興起，中國哲學重振其活力，則已非本期之範圍。演變歷程既如上述。以下，當附論漢唐文化之某種特色，以作補充。

(III) 漢唐文化對士人心態之影響

上文專就哲學思想本身着眼，故判定漢至隋唐爲「衰亂期」。若就制度風氣其他層面着眼，則漢唐文化自各有其特色，且影響中國知識份子之心態至大。故於此節擇要論之。

漢代乃中國正式建立中央政府并推行統一制度之時代，論漢代文化之特色，亦當以此爲重點。但在論述漢代制度之前，又有須稍加說明者，即思想與制度之發展次序問題（或先後問題）。

一時代之思想，可影響後一時代之制度；反言之，一時代之制度特色，亦大抵皆來自前一時之思想，而不必關涉同時之思想。此理至爲淺顯，蓋思想影響制度，例必經一醞釀過程；當某種思想表現爲一新制度時，後起之思想可能另有新轉向。因此，一時代之思想與制度間，儘可呈現種種歧異衝突，并非必然互相配合。此點亦治哲學史及思想史者所宜留意。

就漢代而論，漢代政治制度之設計，最合先秦儒家之思想；而漢代之思想則適表現儒道二家之沒落。此即上文所謂歧異衝突之實例也。

漢代之政治制度，可視爲中國傳統政治制度中最具代表性者；蓋漢承秦後，其時古代封建制度業已崩壞，而秦祚甚短，所遺制度僅具規模而未詳密，於是，漢統一後，所立制度實爲一大設計。此中特色，細言之則甚多；然就其最重要者論之，則有以下二項：

第一爲內朝與外朝之劃分，亦即「君權」與「相權」之設計。

上古君主之權，原無限制；孔孟立說，始漸以立德得民諸義限制君主之行爲，故不爲當權者所喜。近世論儒學之政治思想者，每謂儒學擁護君權，實則未審儒學興起之政治環境與歷史階段，未得古史之真象也。周人之封土建君，在古代政治史上固爲一大進步，然對於天子諸侯之權力，固未嘗依法制予以限定。孔孟提出理論性之規範以限定「君」之理分，在當時即屬於最早之限制君權之理論。此種理論以孔子「正名」之說爲觀念基礎，而以孟子之「民本」說爲主要內容；其精神方向甚爲明顯。然孔孟皆未能用世，亦未嘗實際設計政治制度以限君權。此種制度之正式設計，即見於漢初，亦即本節所論內朝外朝之分劃是也。

所謂「內朝」，指皇室及宮廷而言，所謂「外朝」，即指政府而言。天子在理論上爲全國之業主，但其管理權則僅及於「內朝」。「外朝」之首領爲丞相。丞相主持國政，管理「外朝」。天子有置相易相或罷相之權，但不能直接管理「外朝」。此是中國獨有之制度設計，亦是漢代文化之重大成績。

在此制度下，天子譬如商業機構之董事長，而丞相乃管理一切事務之總經理。所不同者，商業機構之董事長甚至重要董事，可以自兼總經理職務，而依內外朝之制度，則天子不能自兼丞相。故產權與管理權明確劃分。而天子與丞相之權力，互有制衡作用，即不能有絕對專制。

此種制度，雖非「虛君制度」，亦可稱爲「半虛君制度」。倘能嚴守不渝，則君主專制之惡果，可以大半避免。然漢代雖立此制度，其實行則爲期甚短。武帝之後，君主即逐漸擴充內朝勢力，以奪丞相之權。雖在法制上，丞相地位並未喪失，事實上則君權日大。故就實際政治言之，君權之爲害，實屬中國政治上之大病；然其所以如此，非由於未能設計限制君權之制度，或全無限制君權之思想，乃由於此

種制度雖已設計，並已實行，而國人未嘗嚴守法制而已。此中問題界限，不可混淆。

倘論中國政府組織之演變，則相權之衰落亦可作爲一主要線索。蓋君權既侵相權，即逐步以內朝官吏管理政事。後世掌政務之官職，如「尚書」之類，考其始皆屬內朝。內朝官吏日益重要，即君權日益擴大之後果也。

相權之演變問題，乃研究中國傳統政治時必須注意之關鍵問題。本書非考論政治制度之作，但以論漢代文化之特色，畧及數語，不再詳說。

漢代哲學思想雖衰，然而承前代思想設計之政治制度，仍有重大意義。故本節首先述及。

第二爲漢代之選舉制度，亦即溝通政府與社會之制度。

古代之部落社會，統治全憑強力；自無選才制度可言。且古代掌統治權之貴族同時亦壟斷知識，社會中難有人才之培養。卽以周代而論，雖有學校制度，并無一定選拔人才之軌道。漢代初興，用人偏重軍功，亦不可謂得掄才之道。但其後建立選舉制度，遂建立一法定程序，使社會中之人才可以進入政府。此種制度日後發展爲中國科舉制度，對後世社會及知識份子心態影響至大。

以考試及薦舉選拔人才，使政府與社會有一恆常之溝通途徑，乃科舉制度之特色。而漢代之選舉，卽此種制度最早之形態。與唐以後之科舉相較，漢代之選舉仍以地方長官之推薦爲主；人才獲得推薦，始能接受朝廷之考選（卽所謂「對策」）。其影響所及，遂使士人視薦主如君上。而後世門閥之風由此開始。另一面，士人既以受舉薦而登朝爲正途，遂產生一種「助手心態」，以輔佐他人爲政治生活之常軌。此點對中國傳統知識份子對政治問題之基本態度，實有決定性作用。學者不可不正視此一事實也。

但一制度本身之意義，與其推行中所生出之流弊，又不可混。專就考試制度本身言之，其觀念基礎

實出於儒家選賢與能之說。蓋中國傳統中政權之建立大致皆恃武力，故開國君主例重軍人，而所謂有「佐命」之功者，大抵皆以征戰之士爲主。然治國屬建設之事，與征戰之事迥異，故「馬上得天下」雖可，「馬上治天下」則不可。此義在漢初卽爲人點破。而欲得才以治天下，便不能不求之於軍人功臣之外；於是，如何建立軌道，使天下之賢能皆可進入政府，成爲一重大問題。漢代之選舉，卽考試制度之初步設計，而考試制度又卽是針對此大問題所提之解答也。

總之，就考試制度本身而言，實代表中國古代政治之一大進步；亦是漢代文化之另一重要成果。至其演變及流弊則另是一事。

漢代立內外朝之分，以限制君權，立意雖善，實行則未能長久；變質過速，其效不彰；以致後世論中國政治傳統者，每對此重大觀念全無了解。而考試制度則情況不同。漢之選舉僅爲考試制度之初期形態。其後，發展爲唐之科舉，直貫宋及明清諸代，成爲中國之獨特制度；故論史者多能言之。茲卽以此點爲線索，引至對唐代文化特色之討論。其間變化，亦可順陳數語。

唐代與漢代間，中隔三國，兩晉及南北朝。就考試制度而言，可謂一度中衰，至唐方轉盛。而此制度之功能，亦自唐代以後方漸得發揮。

東漢表彰氣節，極重輿論；此種風氣下遂產生一種社會勢力，影響政治。此種勢力其始固以知識份子爲主，但發展既久，遂先有朋黨，繼有門閥。至曹魏時，立「九品中正」之制，人才之進退基本上受門閥勢力之支配；薦舉考試之功能殊不能發揮。由兩晉至南朝，此種社會形勢無大改變。而另一方面，兩漢選舉制度，本有促成薦主與士人間私立門戶之弊；此弊轉歸門閥之潮流中，其勢亦甚爲自然。終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此種社會情勢下之考選，殆徒具虛名矣。

若論門閥勢力之正式崩潰，則須遲至晚唐；然唐代之考試制度，在早期已開始發揮效力。其關鍵在於投牒自試，不待薦舉。

士人讀書，可以自行參加考試，此即所謂「科舉」。唐代既許投牒自試，薦主遂不復關重要。而如此推行考試制度，其開放性方正式建立。故無論就世族之社會影響言，士人如何受此種風氣之限制，就制度本身言，考試制度至唐代可謂業已長成。

唐代之公開考試制度，可視為唐代文化之一大特色。而其對知識份子心態之影響，則尤堪注意。欲對此問題作一疏理，則首須追溯知識份子生活方式之演變。

古代知識份子與貴族為一事；平民大抵不得受教育之機會，亦不甚渴求知識。周末始有民間之學，所謂「王官失守，學在四方」是也。然即以戰國而論，其時有土之貴族即為知識份子之供養者；士人倘不出仕，大抵即恃貴族供養以為活。墨子譏儒者不治生產，當亦屬實情。而孟子固亦謂「惟士無田」也。此種貴族養士之風，至秦漢而變。如漢初淮南王之聚門客，固猶是古代諸侯遺風，然就大形勢而言，則一面有博士官學及博士弟子入仕之法，另一面又有選舉之制，皆使知識份子之生活方式漸有變化。此種變化，約言之，即由作貴族門客轉而作政府官吏是也。

兩晉及南朝之世族，本身大抵屬知識份子；而其力量足以影響政府。人才之選用既為世族所左右，士人之依託世族而謀生者，固仍是出仕而已。

兩晉及南朝之世族，本身大抵屬知識份子；而其力量足以影響政府。人才之選用既為世族所左右，士人之依託世族而謀生者，固仍是出仕而已。

唐代考試制度確立，就政府言，乃一大進步。然就知識份子而言，則益使士人以仕宦為主要生活方式。其後直至明清，基本上無大改變。

此處有一問題，在思想史上至關重要。此即：知識份子既以出仕為謀生之常道，則其從政並不須有任何政治理想或主張。而由此之故，知識份子雖經常參與政治，但對政治制度之種種基本問題，皆常不予以注意。結果則使中國士人對政治理論貢獻特少。反之，治學有得者，大抵以不積極從事政治為清高。此點在宋代尤為明顯。宋儒立說，可謂代表中國哲學之極盛時期；然獨於政治制度理論毫無建立。倘不知此與傳統心態有關，則必覺其難解矣。

唐代知識份子，就思想言，除佛教人物外，其餘殊不足論，然其心態則影響後世至鉅。中國政治哲學之不發達，實受此種心態影響。故本書於此略論之。至於唐代文學藝術之盛美，則與本書無關，不能論及。

× × × × × ×

上節論漢唐文化之特色，只偏重政治思想一面，蓋就哲學思想本身言，下文另有論述。而政治思想問題，在下文無單獨析論之機會，故乘總論中國哲學中期之便，略作陳述，作為附論，以供學者參考。本卷導言即在此結束。以下各章分論自漢至唐之中國哲學思想。

新編中國哲學史（二）目次

導言

第一章 漢代哲學

(A) 漢代哲學之外緣觀察	三
(B) 漢代哲學之內在解析	七
(C) 漢儒之沒落	九
(一) 心性論問題之分裂	一〇
(二) 陰陽五行說與漢儒之關係	一一
(D) 道家思想之肢解	一七
(一) 「超越我」之形軀化——道教	一八
(二) 文化否定論之孤立化——放誕之風	一九
(三) 「守柔」與「無爲」之技術化——黃老之術	一〇
(E) 董仲舒與「天人相應」之觀念	一三

(F) 禮記之思想.....	一九
(一) 禮記一書之特色.....	三〇
(二) 「大學」與「學記」.....	三三
(a) 「學」之意義之演變.....	三三
(b) 「學記」之要旨.....	三五
(c) 「大學」之理論.....	三八
(三) 中庸之時代及其理論.....	四五
(a) 中庸之時代.....	四六
(b) 中庸之思想.....	五〇
(1) 「道」與「中和」.....	五一
(2) 「盡性」與「誠」.....	五四
(3) 「人」之地位.....	五九
(四) 「樂記」之理論.....	六一
(G) 易傳之思想.....	七一
(一) 易傳與卦爻辭違異.....	七二
(1) 易傳乃雜輯而成.....	八一
(三) 易傳中之特殊論點.....	八五
(a) 宇宙秩序與人生規律.....	八六